



“他脾气暴性子急，一听亲人让他帮忙安排工作，他就吵人家” 好人是这样炼成的

核心提示

对于家人，张泉河十分“不操心”，女儿张倩说，她2006年大学本科毕业后，父亲没有为她张罗过就业的事。在那一年里，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“待业”，后来到街边小店打短工，给人家卖过手机，到饭店里端过盘子。“我妈实在看不过去了，就和我爸吵，架不住我妈吵，他才在卫生局给我找了个临时工干着。”张倩说。

晚报记者 熊堰秋/文 周雨/图



妻子眼中的丈夫

在他心里，工作最重要，一星期难得回几次家

说起张泉河，他的爱人王改苗悲痛中带着“抱怨”，“家和单位仅是一墙之隔，可他今年以来一星期难得回几次家。吃盒饭，住办公室，很少会顾家，老张这个人呀，就是个工作狂……”

“2005年，为了通过省级卫生县城验收，他几乎天天在大街小巷里转，只有衣服脏的不能再脏时才回家一趟。9月份，我因为胆囊结石要做手术，可他收拾行李又要到郑州出差四五天，我当时就和他吵了一架。手术后，孩子们在外上学不在身边，丈夫也跑得远远的，想起这些，我委屈得直流眼泪。看着我在病床上没人管，娘家的人赶过来照顾了好几天。”说起累倒在岗位上的事，王改苗说，这已不是第一次了，1995年，张泉河还在县经委上班时，开会突发偏头痛，当场就倒在会场上，送到县医院后，被诊断为肥厚性心肌炎。当时医生就说了，他那病是工作劳累所致，因为像他那个年龄的人不该得那个病。

儿女眼中的父亲

他常对我和弟弟说，一切都得靠自己，不能指望他

张倩，26岁，2006年本科毕业后，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工作，目前在县卫生局干临时工。

“父亲只关心自己的工作，对我的事很少过问。”张倩对父亲不操心她的工作有些生气，但对父亲的人品十分敬重，“父亲常对我和弟弟说，他就是从农村娃子开始努力，一步一步走上领导岗位的。以后的一切都得靠自己，不能指望他，他也不会用职权给子女特别照顾。”

张倩说，2006年她毕业后，父亲没有为她张罗过就业的事。在那一年里，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“待业”，后来不是办法，就到街边小店打短工，给人家卖过手机，到饭店里给人家端过盘子。“我妈实在看不过去了，就和我爸吵，架不住我妈吵，他才在卫生局给我找了个临时工干着。”

对于张泉河对家人的“不操心”，王改苗有着说不完的委屈。

她说，张泉河兄弟五个，他是老大，还有一个妹妹，可是弟弟和妹妹没一个沾过他的

父母眼中的儿子

他是个十足的孝子，时常把他们从老家接过去住上一段时间

虽然对子女、亲朋较为“苛刻”，但对于年过八旬的老父亲、老母亲来说，张泉河却是位十足的孝子，每过一个时期他总会把他们从农村老家接过去住上一段时间。王改苗说：“他要亲自给父母洗脚，有时候我给老

光。现在，他的两个弟弟还在洛宁农村，跟着父母在家务农。老三和老四都在企业里上班，现在都下岗了。一个妹妹远嫁洛阳，前几年也曾来找哥哥，让帮忙给安排个工作，他三言两语就把妹妹打发走了，现在他妹妹在洛阳开了个卖文具的小店。

“他脾气暴性子急，一听亲人让他帮忙安排工作，他就吵人家。直到现在，他的几个弟弟和妹妹还怯他，更别说其他亲戚了。”王改苗说，就连她自己，张泉河也没有用关系“关照”一下，至今，她也只是国土局一个普通工作人员。

“很忙”一语起对逝去的父亲的印象，今年刚满18岁的张浩就说了简洁的两个字。张浩在洛阳一家技工学校里读书，正在实习期。他说，从小记事起，就很少得到父亲的照顾。小时候，妈妈在土产日杂公司上班，经常要到乡下送货，每次都把他安置到同事家里，在人家家里吃住，夜里12点多了，妈妈从乡下赶回来，才跑到同事家里把他接回去。

人洗，他还不高兴。通常都不让我洗。”事实上，张泉河还有着独特陪护父母的方式，晚上他与父亲住一块儿，王改苗与母亲睡一张床，他说“这能让老人真正感觉儿女在自己身边”。

搭档眼中的老伙计

我不止一次发现他一边把吊瓶挂在办公室输水，一边坚持工作

与张泉河10年前靠集资购买的住宅楼一墙之隔，便是嵩县县城综合管理局办公楼。

这是一栋简陋的老房子，墙皮有些脱落。

张泉河的办公室位于一楼顶头，是个套间，外面是张办公桌，里面是个卧室。

办公室约10平方米，桌子上面摆放着一摞刚签字的文件，对面的墙上悬挂着一幅书法作品：春赏百花秋观月，夏享凉风冬踏雪，若无琐事烦心头，一年都是好时节。

卧室的床上摆放着四大本材料，分别是《嵩县巩固国家卫生县城创建成果资料汇编》和《巩固创建国卫成果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》，其中一份分上中下3本，900多页。

“这就是他准备到北京汇报的材料，10月20日深夜，他就躺在床上审阅这些材料。病发后，他的材料还散落在床边。”司机赵福安指着卧室

沙发边的一张小象棋桌说，张局长生前除了工作，只有两大爱好，一是下象棋，二是吸黑烟。他指着桌上一盒类似雪茄的香烟说，这种烟是安徽产的，价格低，味道很冲，别人一般不吸。

“就在这间卧室的沙发上，我不止一次发现他一边把吊瓶挂在办公室输水，一边坚持工作。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有目共睹。”县城综合管理局书记、与张泉河“搭帮”3年多的朱学德很忧伤。朱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——县公安局副局长。“我和老张，因为工作的事没少吵过嘴，红过脸，但那都是为了工作。我的性子急，老张的性子也急，为了工作我们拍过桌子，但私下里感情很好。10月20日下午，我来他的办公室，就如何制止商业高音喇叭的事商量解决方案，由于方案有分歧，我们俩人还起了争执，但这一次没拍桌子，闹得不欢而散。第二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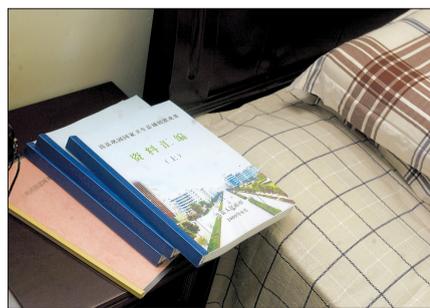
“2005年的一天，张泉河到省爱卫办汇报工作，一位熟悉的医生看到他后，关切地问他是不是有啥病，说前后不到一星期，你咋瘦了这么多？硬拽着他到医院去检查，一查是糖尿病高危期，当时就不让走。他倒好，在医院输了两天一夜的水后，又跑回来上班了，他在单位附近找了家诊所，让医生到办公室为他打点滴。在他心里，工作最重要。”王改苗红着眼圈说，“差一天就是他50岁生日呀！”



张泉河的老父亲曾是一位战士，在家务农的老人很理解孩子的工作。



20多年来，历经多个岗位，张泉河获得过从国务院到地方的无数荣誉证书。图中只是在他家看到的众多荣誉证书中的一小部分。



张泉河卧室的床边还放着一堆他尚未看完的《嵩县巩固国家卫生县城创建成果资料汇编》。

上午，我两次给老张打电话都没人接，听说他被送到医院后，我立即赶过去看我的老伙计。”

朱学德说，见到张泉河后，他发现这个身高达1.80米的汉子，由于疼痛已直不起身子，他双手撑着床，脸上全是汗水，腰只能弯着，腹部不能用手碰，一碰就疼得叫唤。“就那个样子了，他还不想做手术，还在与医生商量能不能用药物保守治疗。他说他要到北京出差，回来之后好好地动手术。因为病情发展得太快，最后他同意了动手术，但还在扳着手指计算术后几天能出差，他叮嘱办公室的人，把他下周二的票订好。”

“搭档走了，我这心里也空落落的。真希望他还能坐在我对面，和我在一起争得脸红脖子粗，甚至拍桌子。”朱学德说，但愿在那个世界，老张能好好休息一下。